

信徵全集



信徵全集



正源集

刻石
同治九年

序

文非有才不能成顧有其才矣或家室交謫奔走飢驅未得潛心
於物理或早歲成名碌碌於富貴場中日爲聲色貨利所誘移不
得與筆硯相親又或無是二者其人志趣超越天懷虛澹欲以著
述成千秋之業而天不假之以年往往一書未竟半途散失者有
矣此文之所以難也然又有天與之年窮達皆不足以相累而老
於鄉里之間足迹未遍天下則九州之事無所見聞四海之傑未
與交結是其閱歷未深雖有作文之才華而無作文之題目者文
亦未能遽成也又有學力深邃情性偏執未能體察於世故人情
之微何能遽得夫言行動靜之準則涵養未熟不可以爲文者亦

多矣昔人謂東坡貶惠州只成全子過文章之事今錦谷先生不
得志於時而世亦無知之者匏繫之地較東坡相遠更數百里外
寂寂寞寞苦守大海之濱食薯衣粗窮瘁之况較東坡尤甚而歲
月之久亦與東坡六年相同人或爲君嘆息之吾則爲君欣慰焉
何也君惟遠處於鱷鄉地旣荒僻則無往來之朋友亦無借讀之
書藉乃不能不靜觀物我默驗古今與文字作因緣旣可以收束
身心亦可以逍遣憂愁也而又得寬閒之歲月空濶之天地無邊
之波濤有聲之風雨萬變之雲霞千奇之鱗羽不能命名之草木
花卉日感觸於眼耳之前忽往忽來忽生忽滅忽出忽入忽有忽
無所以震盪其心胸而激發其神機者知君之所以善處窮境而

天之所以待君獨厚也不然使君而當軸執事焉尚有暇日得料理筆墨哉使君而不因悔角焉尚有閒情得杼柚奇文哉夫功名富貴者一時之事也文章道德者千古之事也知君當不以彼易此矣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夏月同學弟李培謙拜手撰

自序

善惡報應之事千古聖賢言之詳矣而人每以爲老生嘗談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以故世運愈變人心愈險也上帝好生爲心欲救大劫咸豐六七年間頒垂金科天律一書所以拯濟斯世之恩至宏至大惟每函二十四本貲運繁重難以遍送又恐閱之者未能深明其理或難動其懲勸之思余乃刊信徵初集四卷又恐閱之者以爲是前明之事荒遠無稽或難動其懲勸之思則又另刊信徵二集二卷又恐閱之者以爲是陰冥之事虛渺無憑或難動其懲勸之思今更刊三集四集五六集皆目前之報應其時其地其姓名可証其情其理其事蹟可考不爲附會不爲穿鑿不爲

好惡之私只就見聞所及樸實言之意達而止其中雖有神明感格之機變化莫測之迹亦並無眩異矜奇寄託隱寓如烏有先生子虛公子憑空結撰以聳人聽聞也要欲使世之賢智愚蒙知富貴貧賤夭壽得失死生憂樂但可任人修積而不能任人取携所謂樂得君子枉自小人分毫不爽影響相隨古詩云一分渾厚一分福百般奸巧百般窮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癡漢食西風此語淺近誰不能知而人偏從奸巧做去而不肯從渾厚行來其始將以欺人漸而欺天久之適以自欺而已余辛亥在鎮江遇老道人授以二語云救人救自己害人害自己敬頌之下行已十年益覺因應甚明夫當今之世才智學問萬倍於余者多矣往往自作其

孽或習俗移人或利令智昏或時勢相迫叢過旣集十世不宥雖
欲悔之亦已晚矣賢智且然庸愚何問而旁觀者明知報應有由
又以世事紛紜匆忙之間未暇尋其作受之理何以生其感悟之
心然則余之著此四集者初非爲野史小說以名家也然則人之
覽此四集者甚勿若野史小說以消悶也蓋天之報施善惡遲速
緩急大小輕重天無成心聽人自取有心世道者正須放眼觀之
咸豐十年歲在庚申滇南段永源錦谷撰於古岡蓬萊山下退
幾步想之室

信徵隨筆續集卷上題目

滇南段永源錦谷著

目錄 計一十六則

家瑞

俗怪

傳授

波累

舅驢

夫猫

白雲洞

甘竹灘

灰龍

硯螭

龜鑑

鶴胎

犬報

樹精

匠邪

戲災

擊奢

佑儉

屠業

僧結

僧道

漁樵

勇士

巨物

勸放龜文附

毀廟

飛寺

家瑞

忠孝節義爲天地之正氣當與祥麟威鳳共表國家之瑞徵焉而
其中惟苦節尤爲難人生爲婦人身苦矣婦人而青年守寡則尤
苦寡而極貧則尤苦中之苦貧而無子女則又苦之無底止也且
人之苦在一日一時而此則苦以終身人之苦有回甘而此則苦
無轉境也而能一念堅貞百年不渝推是心也使爲丈夫身臨國
家大節則視死如歸百折不回何難寄蒼生命何難託六尺孤何
難光輝名教何難扶持綱常推是心也卽成仙佛成神祇亦無不
可也故節孝之婦天人敬之吉神護之凶神避之其事似平而實
至奇余姨母夏孺人氏郭爲先慈三胞妹適夏門家極貧事姑孝

姑寢疾夫亦病卧夫有兄嫂俱死遺一孤僅週歲夫有妹雙目成瞽饗餐不繼之時又兼以病者嗟嗟呼吸瞽者悵悵無知嬰者呱呱長啼爲人婦者何以爲情哉乃姑忽思肉食夏姨遂禱於天但得延姑之壽雖死不怨密以刀割左臂肉大如掌烹湯以進姑漸愈不知爲媳臂肉也而臂去大塊肉不潰不膿不縮筋漸乾以愈三寸疤痕平復無皮乃夫忽思肉食夏姨又禱於天但得延夫之壽雖死不怨密以刀割右臂肉大如掌烹湯以進夫漸愈不知爲妻臂肉也而臂去大塊肉不潰不膿不縮筋漸乾以愈三寸疤痕平復無皮凡此苦節貞凶爲貧故也而兩臂屈伸舉動無恙乃得服伺老者病者瞽者嬰者興居飲食亦無恙此中豈不有神奇乎

不然人指入一竹木細刺且膿血潰爛經月而不愈何況數寸皮肉自割而不疼痛昏眩耶奇莫可於此矣又年餘夫死姑亦死哀塋盡禮於是以針帶度日奉養瞎妹撫育幼姪歷盡艱辛受盡淒慘又二十年瞎妹亦死孤已長成乃四處稱貸於親友之家爲姪聘娶有室生二子夏姨喜曰先祀已續吾志遂矣又爲之襁負其二孫而不離左右焉當庚子歲余鄉有時行症其病者不痛不癢昏昏欲睡忽口渴思水得水飲之卽死死卽傳染於人傳之一家盡死傳之一村盡死傳之一里盡死百人千人中遠逃者或留得數十人故患病之家雖至親密戚亦不敢問視往往全家死盡而無人埋塋者惟夏姨以家貧常受親戚之惠及聞有病不能不往